

續

藏

書

續藏書二十六卷目錄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柬

山人孫公一元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別見理學名臣

參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續藏書二十六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六

文學名臣

詹事曾公

曾襄敏公，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待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

蔡否考其文竟不及蔡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
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
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
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
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
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
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
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
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

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表表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師焉。父鏞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飫焉，而無所塞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鬼焉，吾得其鬼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澆其醲，不善飲者啜其醲，其下則貪糟酵焉耳。又曰：

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俾焉不足而繼
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
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爲哉、故其在辟雍也、什
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朋者笑之、既
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
著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
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乎置也、止
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矂也、在史館凡三
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

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僞以國老
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
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
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
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
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
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謫其爲交瑾忌者徵
焉由是陷于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爲身
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

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乃爲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
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
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
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
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
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
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
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黠穴陰陽家弗能
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

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嚙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愚諫
雅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卽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懼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計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旬，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

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日石齋公
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
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
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
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冠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
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
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涸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
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
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

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
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
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
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爲麗澤會丁卯歸
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
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
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頰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
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
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

未禮部會試，靳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諭憂。明年，藍鄙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

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卽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闢張銳于經筵，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濱，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浹、御史簡霄、遊沅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

未纂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刊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力

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

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計，奔告巡撫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潁川侯傅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返成都。壬寅七月，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徵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權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

丁未居高峽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屬
簡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鷄文於羅漢寺之崖凡
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
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臺司
顧箬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躡肆狂惑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
利州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
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
未春還戎所六月邁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

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

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魑

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

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

篇中溪李元陽半谷張含池南唐錡叟此意非公誰

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穆宗皇帝卽位奉遺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

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

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闊其理博其趣
而訂其訛謬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
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
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
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
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官司上添一三
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
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
之語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卽取荀子非十二

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
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簒之重
祭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
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
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
之僞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死此
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
陶情乎豔辭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又慎所以用晦
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貽慎書曰

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慕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

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叢目

古音彙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閏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髓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羸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抄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秣林伐山

文海釣鰲

謝華啓秀

病榻手吹

楊子卮言

卮言閨集

譚苑醍醐

敝帚

墮戶錄

清暑錄

墨池瓌錄

逸古編

引書品鈺

擅弓鼓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鈎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錢甌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滇載記

滇候記

蜀稂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羣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桴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略

脉位圖說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雋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戍稿

右一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秦陵 康陵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

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

陽中外歡呼保、全、臣、下、如、此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

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

舜之心也夢陽既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

者久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

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

使鄭岳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既得罪

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

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

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

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條南宋胡元之
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
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
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
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
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

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

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憫學者漓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

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
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
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
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
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
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
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
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
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

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蕙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顧獨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

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蕙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卽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其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

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
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
不絕。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
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
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
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石爲歌
歌曰。食。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
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
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
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

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甚喜唐人音節，凡感
伏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
恣肆，時出入哇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
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荅。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
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
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
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
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
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殷子

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衛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叅政王公

叅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寰，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時中、蔡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革侵耗，宿弊爲之一清。

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
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于文事
交遊如八才子外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
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廟方重祀興
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慎中時典祠祭督
工考禮克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
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明年狀元及第者卽鄉
魁林大欽也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
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

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慎中在吏部
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嘗稱之于衆中已
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于羅峰張相國因以覆方
士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
民心巡按御史郭宗臯夙重其才譽揚之而巡撫侯
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多不法慎中
不以遷客少偃蹇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害怙
勢不悛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尋陞戶部主事再陞
禮部員外俱留都冷曹因得益肆力于問學嘗與龍

溪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于聖賢
微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
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卽眉
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
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荆川初見
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
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
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己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
時下寮叅謁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

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
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
思之。未幾進江西叅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
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鷺
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成念菴羅殿撰南野
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叅政。抵任。禁
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
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寮吏咸仰賴之。陳後岡
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饑。戶部王侍

郎奉 旨賑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工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塾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夏部坐以不及夏徑稟擬不謹慎中旣罷因約同罷涵江劉叅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

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斂鏘，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構意爲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叙詳明，部伍整密，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節，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牆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屨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岫嶠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髀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歛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

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一

僉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

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
大斧卽掩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及
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
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
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
時春舉南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
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
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
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

本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
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
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
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
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
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
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誅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
州身甲胄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涑乘勝
入虜伏中敗沒 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

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避席
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
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
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
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
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
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
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

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既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

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二，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䟽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內

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罔卿又
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
才刷軍政清屯田鄖遂隱然爲重鎮江陵相弗調善
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
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
郎又其後以父忤卹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
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
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
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

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安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頰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柰何匿雷

齡往立堦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
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
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
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
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
縛者踞堦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
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證之
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
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

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問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餓其所矣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諱者在耶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詩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

以機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
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
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
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閭基欲貸其死
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旣復因執政以請卒
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
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被歸者何也已南狀慨何
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
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

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大抵新鄭褊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在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齋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

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臯比，招搖門戶而聚生
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
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
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
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祀晉卽丘
子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
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
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
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

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譽世貞以示角
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
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
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巳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
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
恠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學與世貞埒大抵天
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觸
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相左但知正位六卿
而不知老臥間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

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己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名，有集行于世。

續藏書二十七卷目錄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燁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續藏書二十七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七

郡縣名臣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郤縠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

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

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

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
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
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
涕泣卧祠下、誥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
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
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
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鞫、
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
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

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
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
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
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
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
被郊垌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
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
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
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峙糧

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徃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輻輳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柎

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薄鴈侑書力却去而於人最恩南

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
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
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
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
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陵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

濱、灰、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歿、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歿、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

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徃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
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
乃徃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
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
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
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恠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
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
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
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

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

越三載入朝。提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四。萊
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洵洵矣。
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
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
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
羊後有疾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
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
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
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

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

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灰論灌風采疑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

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
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
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
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遺學舍召諸
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
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
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
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誑誤罷官父老奔
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間

本中且復來空間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
與、相、鄰、何、異、
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累諸公也。獨受書。內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奪
身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
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
得之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
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
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
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
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
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

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
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
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
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
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
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
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爲人
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
之儀矩利誘不厄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

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
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
冀變化其情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
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
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
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
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
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
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

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
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於
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
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泐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皦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畧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贖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

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雩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沮之，罷歸。日事經綸，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

東濱三稿平生天_下公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
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
侈常錄之美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
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
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
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闈曰餘春每遇勝
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鹵榼棊枰于禪扉竹
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
八

主事唐公

一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勵名檢
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
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
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
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
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
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
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徙訟起於錐

乃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卒以儉約進父老
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祠居
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
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
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
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
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請
以是告許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
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

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從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殉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請錢所受錢，乃引之殉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

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永陵

程燿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挺身
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嘗塗引重命，主瀛洲
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充浙江行省考
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
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燿力鎮浮誕，崇廉
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
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致頌美，賞紙倍，嘗道出燿
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

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多奸避嚴正之歲旱蝗民饑
燁亟行賑助有寃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
堤捍決河剝水次倉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
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闔虺
鰲臺省牽制燁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
然內瑞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備也瑞怒
欲辱之燁抗陳民艱瑞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
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燁自司寇得末減諸散
荒錢平市直酌公賈後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人

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
韜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
韜天有日上元程燁月無雲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
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燁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
私餽去煩苛寬榷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
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
有點卒妄奏辦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
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
給與印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酋夷懾不

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燿竭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收軍簿覈丁馬除補疾作致事去燿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自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灰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旣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

宿樓兒子又舉其半齋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
間樓蓋紀實云

近世
第一

知府徐公

粵 永陵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共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囊中九經按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揣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牒必

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
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武斷
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
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
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
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
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更村稚得用身應
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
筭者得止其手悉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

邑故有賸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
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
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
而俾劑之既定爲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居恒謂
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
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
任無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
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
輪蹄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

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簋。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植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坌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輿行相尾、乃積顧役之美、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釐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沙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

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
卹隣古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按故
牘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
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
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
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
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
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
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傷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吏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車謝曰賦長邑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

酌而詬諸庭。九經辯而答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食下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畧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映堦曰：「今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敘九經救荒諸奇筭，與

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愆而
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
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
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訾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
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
浹拂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
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劾語報尚書乃論謫中
丞於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
九經既以廉儉著登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

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
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管繕司主事將治
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
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
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訓而
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
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
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
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

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圃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圃分爲三。亡何出權。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臧。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遂。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

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
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
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
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
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
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
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
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
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欵色而九經第遣一

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媢罵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卧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爲擴田於學以給頰仰

同年之婦何婺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婺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泉帛然用施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植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

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
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經物
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彊無恙也
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
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
有正命在寢執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
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
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
然諾彊直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

侃侃自樹立奉太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
疫疠大作相染眾三母病孰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
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
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庄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估
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
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獨使
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
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束先後以直
諫下縱綺獄損月俸橐餽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

坐與中人競遠，戩輓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愧明
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然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
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府龐公

永陵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委悉露洽公粟旣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千以勞來附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鏹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甦

衝塗覈膏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里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備入亡其妻妻家以爲忒執之嵩偵

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逐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晚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死。居閩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扶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蘄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各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

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
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龐青天。
云。府在六年。察察例而復與觀察。嵩謂非理。上疏請
止之。至今著爲摯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
府。所在士民銜德。旣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